

浮世

曹召亮著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

浮世

曹召亮著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世/曹召亮著.—2版.—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2014.8
ISBN 978-7-5607-5074-3

I. ①浮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56390 号

责任策划:傅 侃
责任编辑:徐琳琳
封面设计:牛 钧
封面绘画:李知弥

出版发行:山东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
邮 编 250100
电 话 市场部(0531)88364466

经 销:山东省新华书店
印 刷: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7.25 印张 2 插页 144 千字
版 次:2014 年 8 月第 2 版
印 次:201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

凡购本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

目 录

村官“喝一斤” / 1

阴 阳 脸 / 56

断 指 / 84

重 任 / 105

叶公好龙 / 117

螳螂捕蝉 / 126

驴 脾 气 / 134

特殊执行 / 139

笏步儒改姓 / 142

太 阳 花 / 149

悟 / 153

紧急通知 / 157

煮熟的鸭子飞了 / 161

赖毛不赖 / 165

夜 游 团 / 170

尴 尬 / 173

拆 迁 / 176

飞到城里的鸡 / 180

酒惹的祸 / 183

馅 饼 / 186

半支笔 / 189

一毛不拔 / 212

位 置 / 216

抓 赌 / 218

附：

流动于纸页间的浮世绘

——评曹召亮小说集《浮世》 / 221

后 记 / 226

村官“喝一斤”

贺宜金已经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了，脸上没有了过去的光泽，才 52 岁的年龄，看上去倒像个 60 多岁的小老头，头发花白，胡子拉碴，原来肥胖而又宽大的国字型脸瘦得几乎没有了肉。如果这个时候他回到村子里，肯定没有人能认出他就是贺宜金。贺宜金眨巴着眼皮，两只灰暗的眼睛冷冷地目视着病房上方的天花板不动，张着难以合上的嘴喘着粗气，紧皱着眉头，使劲地在想着什么。

挂了一上午的吊瓶，护士刚刚从他的手腕上把针头拔掉。这会儿，病房里很静，就剩下他一人，陪护他的妻子王彩莲，也抽空回了家。

贺宜金在想，不就是得了个肝炎病吗？住进医院都一个多月了，每天吃药打针怎么就不见好呢？没来医院前，在家也能吃饭，也能喝酒。这大夫说，肝炎病不能喝酒，不让喝酒，我咋连饭都吃不进去了？是不是王彩莲这个娘们有意和大夫串通一气，

不让我喝酒，怕糟蹋家里的钱才这样做的？可我不喝酒，就像丢了魂一样，没有酒才真是要我的命哩。

想着，想着，贺宜金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声：“受够了，受够了，我要喝酒，我要喝酒，我一定要喝酒！臭娘们耍我，不给我酒喝，我跟你没完。这十里八乡的人，谁不知道我贺宜金喝酒在我们水桥村乃至运北乡都是小有名气的，就连名字也都给我改成了‘喝一斤’、‘贺酒陪’。这倒好，我这‘喝一斤’一个多月了，整天睡在医院里吃药、打针，除了能闻到棉球上的酒精味，滴酒都没有沾着。我还算什么‘喝一斤’，什么‘贺酒陪’？！丢人，真丢人！”

贺宜金在病床上待得太久了，身体非常虚弱，可能是累了，说话的底气不是太足，说着说着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贺宜金的家在水桥村，是郊区，离县城有三四里路。贺宜金的妻子王彩莲每天都是在医院里陪着他打完吊瓶，再回家喂猪，喂鸡鸭，做饭伺候老人和孩子，然后再来医院给贺宜金送饭。王彩莲小贺宜金两岁，今年50岁了，心地善良，在家孝敬公婆，疼爱子女，尊敬丈夫；在外与乡邻乡亲说话和气，喜欢助人为乐，村里人都夸她是个好媳妇。

王彩莲在家里忙活了一阵子，又匆匆忙忙地提着饭来到了丈夫住的病房。

王彩莲看着丈夫一天天消瘦的脸，心里非常难过，她从大夫给的诊断书上清楚地知道，丈夫得的是肝癌晚期，没有多少

时间了,但她没有告诉丈夫,一直在瞒着他,说是肝炎病,再住些日子,就可以痊愈出院了。王彩莲面上跟没事人似的,没把它挂在脸上,她把痛苦埋进了心里。只有回到家里的时候,她才一个人躲在屋里放声地哭上一阵子。

贺宜金睁了睁眼,看到妻子王彩莲正低头趴在病床上。他本能地晃动了下身子,王彩莲猛地从床边上抬起了头,说了声:“他爹,你醒了?我看你睡得正香,没有叫醒你。饿了吧?饭我带来了,还热乎着哩,快吃点吧。”王彩莲边说边起身去病房的床头橱上拿饭盒。

贺宜金想到了自己刚才自言自语说的那段话,气一下子就上来了,说道:“我吃个屁饭!我不吃,我不吃!我要喝酒!”

妻子王彩莲细声细语地回答道:“他爹,忍一忍吧,大夫说你这病不能喝酒,等好了再喝。”

“不,我现在就喝,不给我酒喝,还不如叫我去死!我算是什么男人,我还算什么‘喝一斤’,我算是什么‘贺酒陪’?都他妈的扯淡!”贺宜金一边嘴上发着牢骚,一边两手拍打着床沿。这一痛苦的表情,使站在病床前,手拿着饭盒的王彩莲两眼的泪珠不断地从脸上滚了下来。

王彩莲没有再说什么,把手上的饭盒又重新放回了床头橱上,走出了病房。

王彩莲想,丈夫得的是肝癌晚期,大夫已经告诉了她,这是不治之症,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,但只要是丈夫还有一口气,就不能等死,还得继续治疗,能多活一天是一天。丈夫也是自从乡

党委撤销了他的村干部职务后，这几年在家一直憋着口气，从来也没有说出来过，都是一个人在承受压力和痛苦，一天到晚逮着酒就喝。如今丈夫成了“酒鬼”，嗜酒如命，一天可以不吃饭，但不能一天没有酒。十里八乡凡熟知他的人，没有人叫他贺宜金的，都是叫他“喝一斤”或者“贺酒陪”。都已经喝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能说不让喝就不喝了呢？她“唉”了一声，心想，还是遂了他的心愿吧。

王彩莲很快从医院门口的小门市部里买回了一瓶酒，走到贺宜金的病床前说道：“他爹，酒我给你买来了，但你必须听我的，只能喝一点点，过过酒瘾，病好了以后，再喝个够。”

没等王彩莲的话落地，贺宜金就看到了久违的酒瓶，顿觉全身来了力气，两眼放光，直盯着王彩莲手中的酒瓶，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，从王彩莲手中抢了过去……

二

贺宜金在水桥村算得上是个文化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当文书，虽然他上学的时候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学习成绩一般，恢复高考时也没有考上大学，但在当时的农村，高中生还是很稀罕的。

贺宜金的祖辈都是生长在农村，父亲贺大生是村里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母亲蒋三菊也是地道的农家妇女。贺宜金姊妹四个，他是老大，也是唯一的男丁，他能上出高中，也实属不容易。贺大生对儿子虽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，也没有想过将来要他怎

么出人头地，但作为文化落后的水桥村，儿子是名为数不多的高中生，自然这个当爹的脸上也增加了不少的光彩。

贺宜金在村里当了文书后，就把村办公室当成了家。说是村办公室，实际上是两间土墙的草屋。办公室内摆设很简单，一张破旧的老式抽屉桌，一张小木床，没有椅子，桌子放在床的一边，这床也就代替了椅子的功能。屋子里的北墙根，还放有几张长木凳，是为村干部开会时准备的。这些就是村办公室的全部家当了。

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期，农村还实行着大集体的生产劳动方式，那时候的村实际上称为“大队”，大队有支部书记、大队长，下设生产小队。水桥大队下边还有 4 个生产小队，全队有人口 1500 多人，是运北公社（现在改成了乡）最大的一个生产大队。贺宜金在这么一个大队当文书，这在社员眼中也算得上一个最好的差事了。

贺宜金知道自已的位置重要，他工作很卖力，也很谦虚，所以很讨队领导的喜欢。贺宜金毕竟是个文化人，文书工作适应得很快，没有多久，他的威信就在全大队的社员中逐渐提高。贺宜金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不论是张家还是李家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写写喜对，写写挽联，还是春节写对子等，他都是有求必应，从没有拒绝过，总是热情地去做。一来二去，社员们找他办事的多了起来，请他喝酒的情况自然也就多了。

农村有个习惯，每年春节的时候，在正月十五之前，是请酒最集中的日子。村民们趁着过年准备的菜饭，请一些亲朋好友

聚一聚，特别是对帮助过自己的人，表示一下感谢。当然，被请的人是少不了大队干部的。贺宜金在队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，再加上他平时对人和气，能说会道，又乐于助人，每次村里人请酒总是少不了他。虽然每次请酒都到场，但他都很好地把握住了自己，以不会喝酒、量小为理由，点到为止，不敢多喝。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喝多少酒，怕喝多了影响不好。

1976年春节，也就是贺宜金当村文书第二年的春节，大年初一早晨，贺宜金和往常一样，早早地从村办公室（大队部）起床，这时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，阳光驱散了薄雾，大地如呈现出的一幅优美的图画。好一个晴朗的早晨！

贺宜金脸上带着喜悦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村子里非常热闹，整个村子的空气里都荡漾着爆竹的硝烟味，男男女女都穿上了崭新的服装，满脸喜气洋洋。特别是那活泼可爱的小孩们，“噼里啪啦”地鸣放着鞭炮，笑声和鞭炮声交融在一起。贺宜金看到各家各户门上贴着的大红对联，特别是那红纸上龙飞凤舞的毛笔字，不由得有些得意，因为这些字都是他的手笔。一种成就感、满足感，使他兴奋不已。不知不觉地，贺宜金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。

“宜金，宜金！别走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贺宜金听到有人喊他，停止了脚步。顺着声音，他回过头来一看，李二喜正气喘吁吁地向他跑来。

李二喜是贺宜金初中时候的同学，也是他要好的朋友，没有上高中，现在是水桥大队第一生产小队的队长。

“二喜，大过年的，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”贺宜金问道。

李二喜说：“我去了大队部，你不在，就知道你在回家的路上。宜金，我想在今天上午约几个老同学到我家聚一聚，我怕你有场，先提前告诉你一声，别再说你没有空啊。”

“好哇，我也正有此意。一定去，一定去。”贺宜金爽快地答应了。

贺宜金回到家里，跪倒在爹娘面前，“砰砰砰”地磕了三个响头，拜年。

贺大生从嘴里拿出一尺长的旱烟袋，在鞋底上使劲地磕了几下，说：“孩子，起来吧，有孝心就行。”

蒋三菊心疼贺宜金，看到儿子进门就磕头拜年，脸笑成了菊花，急忙走到贺宜金身旁，弯腰伸手将儿子拉了起来：“好了，孩子，有这心意，娘就满足了。饺子都包好了，全家人就等你来下锅了。你们爷俩拉呱，我去下饺子。”蒋三菊边说边走出了堂屋。

贺宜金当大队文书已有两个年头了，他学会了人际交往，懂得“礼多不伤人”这一道理，特别是在农村过年这天，拜年是民风民俗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。贺宜金吃完水饺后，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家。

一个上午，贺宜金从大队书记、大队长到其他大队干部、小队干部的家都走了个遍，然后又到年长的及亲朋好友家磕头拜年。整个上午，贺宜金马不停蹄，跑得是两腿发酸，跪得是两腿

满是土。直到中午 12 点半钟，他才赶到李二喜的家。

李二喜家里热闹非凡，洋溢着浓郁的喜气。堂屋里八仙桌的周围坐着七八个人，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叙谈着一起上学那会儿的事。

“过年好，我给大家拜年了！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贺宜金边说边走进了李二喜的堂屋。

围坐在八仙桌旁的几位同学，“唰”地都站了起来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宜金，过年好。”

说话间，贺宜金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。他们边喝茶，边聊天。这时，李二喜从厨房走进了堂屋，对着贺宜金说道：“你来了，我今天邀请的同学就齐了。我们共 9 个人，现在可以上菜了，来两位同学跟我到厨房端菜。”

一眨眼的工夫，丰盛的美味佳肴就端了上来，摆得整个八仙桌没有了空地。说是美味佳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稀罕菜，那时候的经济条件还比较落后，只不过是家常菜而已，花生米、凉拌藕片、蒜泥猪耳、姜末芹菜 4 个凉菜，还有炒鸡蛋、醋溜白菜、白菜炖肉、虎皮鸡蛋、萝卜丸子、小酥肉、炒豆腐、炒豆芽等 10 个热菜。

上菜后，参加聚会的这些同学也都分别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，李二喜坐在正座的主陪位置上，贺宜金坐在副主陪的位置。来的都是同学，也无须逐位介绍。除了李二喜和贺宜金是水桥大队的，其余的都是来自运北公社另外的大队。张明是来自石铺大队的， he 现在是运北公社的通信员，王大海在李家

注小学当民办教师，李明国在县水泥厂当亦工亦农的工人，赵新安、赵光运在赵庄大队务农，黄常顺在彭家墩务农，耿庆山在运北中学当民办教师。

李二喜简单的几句新年祝福和同学相聚的开场话后，喝酒很快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起初，贺宜金在喝酒上还打折扣，后来他看到同学们喝得那么尽兴，也只好进入了喝酒状态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同学之间推杯换盏，很快3斤高粱大曲的瓶子空了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虽然同学之间都相互喝了个遍，但喝酒的高潮才刚刚掀起。

张明从板凳上站了起来说：“各位，各位，咱们同学难得一聚，得热闹热闹，喝酒玩个游戏，两人一对，猜拳行令，什么方式都行，拳打胜家，输了的就喝酒，赢了的继续猜拳。”

有的说：“好，我赞成。”

有的说：“好，我同意。”

唯独贺宜金没有说话。李二喜看贺宜金没有说话，就问道：“宜金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贺宜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：“猜拳行令，我不会。”

张明接过话题说道：“不会就学，重在参与。要不，无论谁输了你都要陪着喝酒，直到你学会为止。”

张明和李二喜俩人先开了拳。

“一心敬你。”

“哥俩好！”

“桃园。”

“四喜。”

“五魁手。”

“六六六。”

“七巧。”

“八匹马。”

“九九。”

“全到。”

又是一轮轰炸，谁输了贺宜金都要陪酒，输了的人多了，自然贺宜金喝的酒也最多。贺宜金查了查桌子底下横七竖八的空酒瓶，好家伙，没有觉着，空酒瓶已由刚才的3个增加到了8个。贺宜金心想，乖乖，9个人喝了8斤了，真厉害！他又摸了摸自己的头，感觉头还清醒着，就是酒喝到嘴里辣乎乎的，没有觉得哪里不如适^①，看来我还是有点酒量的，趁机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，大过年的没事，又是好同学在一起聚会，喝他个一醉方休！

贺宜金想着想着，一个大胆的喝酒计划就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。

贺宜金兴奋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，对着大伙说：“同学们，我平日里不会喝酒，也不敢喝酒，今天大家难得聚在一起，我非常高兴，借二喜的酒，我打个通关，分别敬你们每人一杯酒。”

^① “不如适”即“不舒服”。

贺宜金的话音刚一落地，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贺宜金从李二喜开始，挨门打好汉，一杯，一杯，又一杯地将杯里满满的酒倒进了肚里。见贺宜金有如此大的酒量，这些同学都给吓愣了，以为他喝多了，失去了理智。贺宜金这8杯酒下肚，少说也有七八两酒，因为杯子是一两一个的。他竟然像没喝酒的一样，真是奇了怪了！乖乖，莫非他有酒漏？

贺宜金给每人敬了一杯酒，在场的同学没有不佩服的。你一句我一句地都夸贺宜金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就一鸣惊人。

之后，酒场上高潮迭起，不知不觉，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钟了，桌底下的空酒瓶也随之又多出了四五个。这时，王大海、黄常顺说话的舌头根也都硬了，两人还在玩着“砸棒”的喝酒游戏。李明国、耿庆山、赵新安三人喝得已经趴在八仙桌上呼呼地睡着了。赵光运、张明两人抱着头“呜呜”大哭，他俩似乎喝酒喝到了动情之处。李二喜说话也结巴了，扬起大拇指对贺宜金说道：“贺……宜金，你……真行，我们……都喝多了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没有觉着？你他……妈的不叫贺……宜金，以后就叫……叫……叫你‘喝一斤’算了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李二喜“扑通”一声，醉倒在地上了。

三

自从1976年春节在李二喜家喝完那次酒以后，贺宜金对自己的酒量总算有了个底。虽然李二喜逢人就夸贺宜金的酒量大，给他起了个诨号叫“喝一斤”，但贺宜金一直没有张扬过，别

人请他喝酒，他还是和往常一样，点到为止或者不喝，偶尔才多喝几杯。

俗话说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”贺宜金一米七六的个头，方脸盘，浓眉大眼，身材匀称，在村子里算得上数一数二的英俊青年了。虽然贺宜金已经 22 岁，到了该找对象结婚的年龄了，但他从心里还压根没有想过这事。可他爹他娘这两年始终把这事挂在心上。

1978 年初春的一天早晨，召唤黎明的晨钟还没有敲响，蒋三菊就迎着微凉的春风，走在了去金陵公社李庄大队的路上。李庄大队距水桥大队二十来里地，贺宜金的一个远房姑姑住在这个队。春节前，贺宜金的远房姑姑贺大秀来水桥大队的娘家送节礼，正好与蒋三菊碰了个面，她们俩拉得很热乎。在拉呱中，蒋三菊拉到了儿子贺宜金的婚事。

蒋三菊拉着贺大秀的手说：“他大姑，宜金这孩子今年都 22 岁了，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，他倒好，自己一点都觉不着，一天到晚‘长’在大队里。俺和他爹每次问起这事，他都给说三个字‘不着急’。他不急，俺可急，俺还等着抱孙子哩。他大姑，你得给你侄子张罗张罗。”

“嫂子，你还别说，俺队还真有一家合适的，姓王，就住俺家西边有 50 米。姑娘叫王彩莲，今年 20 岁，是个初中毕业生，人长得漂亮着哩，手又巧，家务活样样都会。要不，俺给撮合撮合？”

“他大姑，那敢情好，俺还真愁这事来！你就费心给撮合撮合。”